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二回 監中見叔話短哭長

詩曰：漫道女子守閨門，聰明智慧不同群；權辭能使守獄信，叔姪相視淚沾襟。話說狗皮臉聞聽愛姐之言：「卻不料小小閨女，你卻極會說話。你既是誠心看望叔父，俗語說何官無私，何吏無弊。若是住衙門不丟鬼，除非狗不吃屎。雖說鑰匙帶進官宅，俺夥計們誰無兩把鑰匙？女孩家這般遠來，這二百錢我一點也不要，你捎進去，叫你叔零碎使罷！」愛姐說：「大爺莫非嫌少麼？」狗皮臉說：「你既說嫌的話，我卻得收下。」接過錢來帶在身上，又說：「小閨女閃在一旁，待我與你開門。」言罷，用鑰匙將那鎖開，愛姐隨他進去，復又將門鎖了，領定愛姐往裡而來。唱：

小愛姐隨他進監淚汪汪，眼前裡不辨南北與東西。猛然間舉目留神仔細看，不由的心下著忙吃一驚。看見了幾個手鐐帶著鎖，又見著幾個腿上流血腥。聽的那木籠以內人叫苦，又聽的匣牀以上人哼哼。正居中果然有座獄神廟，裡邊廟神像恍惚看不清。兩耳邊盡聞一片人喧嚷，俱帶著希油嘩啦鎖子聲。正是這愛姐走著心害怕，頭前裡禁卒開言把話明。

話說狗皮臉領定愛姐，來至孫繼高面前，說道：「孫相公起來罷，你姪女給你送飯來了。」繼高閉目說：「大哥少要取笑，我那姪女，才六七歲娃家，焉能前來送飯？」狗皮臉說：「我焉有哄你之理，你姪女現在廩房門外等著看你，跟爺們到獄神廟裡去罷！」繼高說：「我這棒瘡疼痛，不能行走。」狗皮臉說：「待我挽你一把。」遂用手挽定繼高，出了牢房。愛姐舉目看見，那個模樣，大非他叔往日的面貌，不由的眼中落下淚來。唱：

小愛姐一見他叔淚不乾，目視那受罪形容甚可憐，但只見首髮團亂如蒿草，他臉上黃肌瘦不似前。旁邊裡禁卒挽扶走不動，腿上的瘡痛血腥濕衣衫。在家裡本是少年讀書子，到獄中亞賽鬼使一樣般。怪不的奶奶聽說活氣死，我今日眼兒猶如刀割肝。趙明賊俺家與你何仇恨，害的俺叔父無故坐南監。待等我爹爹一日回家轉，務必要拿住活剝狗兒男。孫愛姐連哭帶罵多一會，疼的個繼高開言說一番。

話說孫繼高說：「兒呀！莫要啼哭，隨我到獄神廟內說說話去。」孫繼高在前，愛姐在後，來至廟內。繼高思想，無故被那冤家，害到死地，又見七歲姪女，與他送飯，不由的大放悲聲。唱：

孫繼高想起冤枉淚淋漓，拉住了姪女愛姐叫聲兒：你本是不出門的孩童子，難為你給我送飯到這裡。我料著來時不把東西辨，還恐你回去之時把路迷。想起你年邁奶奶難得見，想起你爹爹上京無信息。今一日與我姪女見一面，好一似撥雲見日事罕希。孫繼高越哭越痛如酒醉，小愛姐有語開言把話提。

話說愛姐說：「不哭罷，歇歇吃點飯，也不枉這們遠，俺娘叫我來送這一遭。」繼高聽的此言，心中想道：「愛姐來到監中，只提他母親，並沒說他奶奶，是何緣故？」遂問說：「你奶奶在家可好麼？」愛姐見問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若說了實話，不用說又哭起來，連飯也不吃了，不免說個瞎話哄過一時。等叔叔吃了飯再說。」主意已定，信口說出：「俺奶奶在家可也好哇。」繼高見愛姐說話遲疑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母親聽的我坐監，必是哭死哭活，焉能得好？想是他不肯實說。」復又問說：「你奶奶在家到底是怎樣？你若不說，這飯我也是不吃的。」愛姐見他二叔再三追問，料想瞞不過去，只是對他說：「好，好，好。」繼高說：「你只是連聲說好，果是好與不好？」愛姐說：「二叔！你當真要問俺奶奶麼？」唱：

小愛姐提起奶奶心悽慘，尊了二叔叔留神聽我言：為兒的欲叫叔叔吃點飯，你務要問俺奶奶兩三番。現如今不提奶奶還猶可，若要是提起奶奶真可憐。想當初叔在趙家把書念，那一時奶奶也覺把心寬，誰料想老賊撒下天羅網，單等著叔叔自己往裡鑽。趙明賊自殺使女誣害你，給他女另尋別家富豪男。昧血心將你送在公堂上，賄買法屈打成招下在監。鄰捨家劉保與咱送個信，我奶奶辱罵老賊不其然，氣的他連哭帶罵多時會，猛然間一口濁痰杜咽喉，轉眼時咕咚一聲栽倒地，唬的我母親連忙跑上前。雙關子抱住連聲把娘叫，那知道奶奶一命喪黃泉！

話說孫繼高聞聽愛姐之言，說道：「兒呀！你說來說去，奶奶真是死了麼？」愛姐說：「奶奶已死了好幾天了。」繼高聞了此言，叫聲娘嚇！唱：

孫繼高聞聽娘死淚雙滴，叫了聲養兒娘親死的屈。甚麼是趙明害我把監坐，分明是把我母子命二人！娘在鬼門關上你將兒等，兒願從一同我母赴陰司。如果是我母與我重相兒，同到那陰曹冥府訴告他。兒要在閻王面前告一狀，定要與趙明老賊見高低。人家是生兒日後防備老，誰似娘空生俺這兩個兒。現如今身在南牢把罪受，我哥哥一上京都三載餘。我嫂嫂本是家中女流輩，我姪女方才七歲是孩提。數年來我母受盡這般苦，怎麼該老來臨終活氣死。雖然我生前無從把孝盡，大約著秋後陰司奉晨昏！